四庫全書

史部

左傳紀事本末卷十

詹事府詹事高士奇撰

魯陪臣交叛 南蒯 侯犯 陽虎上 公孫宿下

襄公七年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發明 季氏城費所以自封也詎知為異日陪臣據叛之資乎蠶食于公孱殖于已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且南

蒯即南遺之子也天道誠不僭矣

昭公十二年季平子立而不禮于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

子朝而命吏曰姑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于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

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隣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

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于朝曰吾不為怨府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十四年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偽廢

疾使請于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刼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于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晳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以上南蒯之叛）

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

以璵璠歛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補逸 家語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璠璵歛贈以珠玉孔子爲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死而以寶玉是猶曝尸于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于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

乃止

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内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　六年春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于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可以納之

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强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

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强為之請以取入焉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七年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　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于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

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虎曰盡客氣也　苫越生子將待事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　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輒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不

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于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

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于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于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刼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

出喜于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歛陽在公歛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

攷異　公羊傳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睋而鍥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于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

之出也御之于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駷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然而甲起于琴如弒不成郤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或曰弒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睋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斂處

父師師而至慬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左公氏作林楚公羊作臨南

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于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

陽虎有寵于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于季氏而大于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于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于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補逸 家語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

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能為亂孔子曰非女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于季孫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于齊齊人因之乃亡歸晉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説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韓非子陽虎逐于魯疑于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為非以善

事簡主興主之强幾至于霸也

發明 按當時權臣柄國專尚詐力故盜賊亦得以售其奸雖曰使貪使詐明主亦時有之然終非盛世事也

十年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

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于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于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于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

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盡多舍甲于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于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

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　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

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哀公十四年初孟孺子洩將圉馬于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圉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懼不歸　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

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

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
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

孔叢子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于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于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 攷異

臣士奇曰傳曰所惡于上者無以使下所惡于下

者無以事上故順事恕施者非獨以稱物情亦所以杜禍亂之原而慎反爾之幾也魯三桓朘削公室固都城以為狡兎之窟使其君民食于他自謂得計而不虞家臣之議其後者相隨屬也其父好兵其子必且行刦主欲背公而欲其臣不效尤得乎經傳所載昭定哀以來陪臣之據邑以叛者凡四季之叛者二孟孫叔孫之叛者各一南蒯也狃輒也侯犯也公孫宿也此不過憑倚强都介恃隣

境而又有司徒老祁慮癸駟赤以為之間至費與
成則孔子誅之子路子貢從而贊之不旋踵而叛
人奔竄城郭依然其患猶未劇也惟陽虎以梟雄
之姿不仁之性中據魯國而執其政柄欲因桓子
則因之欲盟三桓則盟之欲逐其所不快則逐之
當是時魯人畏之如雷電鬼神之不可犯及其既
敗脫甲于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梧之衢
從容逸豫無有能致難之者使蒲圃之事竟成則

去一三桓而得一三桓公室之存亡未可知也而豈止私家之患也哉然以季氏之強取民有衆其不臣之迹孟與叔不如是之甚也而費凡再叛更益以陽虎之逞亂幾墜厥宗天道好還不可為人臣以所惡于下者事其上之戒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左傳紀事本末卷十一至十五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平　恕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　棨

謄録監生臣官懋弼

左傳紀事本末卷十七

詹事府詹事高士奇撰

魯與邾莒構怨 魯伐滅小國附 小國來伐并附

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五年邾人鄭人伐宋　七年伐邾為宋討也　桓公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三年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

補逸　桓公七年焚咸丘公羊傳曰邾婁之邑也其不言邾咸丘何也疾其以火攻

十七年春二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趡秋伐邾宋志也

莊公二年伐於餘丘邾邑也　僖公元年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

發明　杜注虛丘邾地云云正義曰蔑之盟也邾人在焉公既盟而敗其師傳不明言其故直云虛丘之戍不知虛丘誰地何故戍之服虔云虛丘魯邑魯有亂邾

使兵戍虛丘魯與邾無怨因兵將還要而敗之所以惡僖公也邾之與魯本無怨惡僖公弃邾則為之外主國亂則戍其内邑無故而敗其師亡信背義莫斯之甚非僖公作頌之主所當行也杜以為不然故别為此説亦無所據要其理當然也

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非卿也嘉獲之也

補逸 穀梁傳莒無大夫其曰莒挐何也以吾獲之目之

也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紿紿者奈何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紿也曰棄師之道也

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皥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

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皥濟而修祀紓禍也　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

補逸 檀弓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于升陘始也

二十五年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兹丕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 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秋入杞責無禮也 三十三年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文公七年春公伐邾閒晉難也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

子焉非禮也　十三年邾子卒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十四年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孜異 按納捷菑者公羊曰郤缺穀梁曰郤克

宣公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九年秋取根牟言易也 十年師伐邾取繹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 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十八年秋七月邾

人戕鄫子于鄫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　成公六年取鄟言易也　八年聲伯如莒逆也　十八年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襄公元年九月邾子來朝禮也　四年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國人逆喪

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補逸

家語子路問于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于狐鮐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道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

禮記檀弓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于臺駘始也

五年春公至自晉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書曰

叔孫豹鄫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九月盟于戚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 六年莒人滅鄫鄫恃賂也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穀梁傳曰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

公羊傳曰莒女有為鄫夫人者葢欲立其出矣

八年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 十年莒人間諸侯之

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為公盤　十三年夏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　十有五年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會于溴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　十七年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　十九年春諸侯

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　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

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

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兹在兹釋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二十八年夏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三十一年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　昭公元年

春會于虢三月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
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
趙文子欲求貨于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
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
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趙孟聞之乃
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畏威而敬命矣子
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
于其社稷可無亢也乃免叔孫　莒展輿立而奪羣公

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　四年秋九月取鄫言易也　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

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六年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隷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　十年秋七

月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　十一年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禮也　十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　十三年夏為取郠故晉將以諸侯來討七月遂合諸侯于平丘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

晉侯不見公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十三年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

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

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尊晉罪已禮也　十八年六月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十九年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　夏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　二

十三年春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

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讐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

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　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二十四年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

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　三十一年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

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盗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補逸 公羊傳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

也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為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九公子於宮中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為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為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凑公寢而弑之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

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愬天子天子為之誅顔而立
叔術反孝公于魯顔夫人者嫗盈女也國色也其言
曰有能為我殺殺顔者吾為其妻叔術為之殺殺顔
者而以為妻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為有於顔
者也盱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
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盱
有餘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於夏
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

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於夏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絶之則為叔術不欲絶不絶則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

穀梁傳其不言邾黒肱何也別乎邾也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來奔内不言叛也

發明 按公羊傳文則黒肱乃邾叔術之後然左氏並無其事必有錯誤姑存之以備考先㫋訛傳之事次為叔術辨誣文特曲而峭

補逸 公羊傳三十二年取闞闞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有經無傳

發明 是時昭公失國取闞以自封疑闞為魯邑非邾邑

也

定公二年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瓶水沃庭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　冬盟于郯修邾好也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

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哀公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補逸 穀梁傳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句繹三

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

七年公會吳于鄫反自鄫以吳為無能為也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

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

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八年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讐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

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讐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我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

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内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

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王使太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為政　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為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　二十四年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二月盟于平

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

臣士奇曰邾在魯國之南擊柝相聞莒亦東封之友邦也方當隱公初年與邾為眛之盟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其文雖闕而傳曰魯故也則其徼與同好可知乃數年而有為宋之討眛之要言成逝水矣及僖之世而有莒拏之獲密之載書又安可問乎自是疆埸之釁一彼一此竟與春秋相終

始可慨已夫嘗綜其事考之宋怨入郛與魯無預而隱則棄昧之盟桓則棄趡之盟兩用師于邾而快宋志焉曲在魯矣及檉之盟方同伯好而虛丘之戍魯又邀而覆之反面成仇亦至於是則魯之曲益甚須句子魯僖母夫人之同姓也邾暴滅之曲在邾矣魯取須句而置其君亦未為過升陘之戰辱逮魚門何以禁訾婁之報也然一之為甚襄仲再伐之則曲在魯矣文公之卒弔使失儀何至

於伐惠伯之報適相當耳宣公十年伐邾取繹其曲在魯成襄之間邾相繼來朝可謂恭矣但魯請屬鄫實出伯命邾悍然不顧而疾討于鄫以有狐駘之役魯師撓敗國人以髽然猶不念舊怨使穆叔修平而南鄙又見伐矣此所以致溴梁之執也悼公不悛復挑魯釁再辱督揚身方見釋而又修怨于魯莊子之報亦宜乃至納其叛人而貪其土利曲在魯矣襄昭之世一朝于魯再盟祲祥而復

譖訴于伯國上卿執辱離姑之釁所由開也邾爲是再想伯庭行人纍係魯復納其叛人曲直均也及定公初年邾修朝禮而魯伐之取其漷沂田曲在魯矣至處宮宵掠以其君來則魯曲益甚何怪乎齊吳之投袂而起也莒當莊公世受文姜之奔及慶父走莒不能明同惡之大義而責賂于魯敗酈之役曲在莒矣洮向修平庶幾終好以平郯之不獲而伐取繼之何義乎聲伯以姻婭結成滅鄫

之舉復奸伯命而仇魯魯方以亡鄫見責而東鄙繼伐則莒曲為甚魯之入鄆所自來也穉比公以鄫故被執亦足以釋忿矣況又有督揚之同好莒復君弑國危而魯乘亂伐莒披其鄆邑莒之訴于會也固宜五年納牟夷之叛十年取郠至用人于亳社曲在魯矣自是莒復訴魯于晉晉人以為討而魯莒之交遂絶夫邾莒皆蕞爾小國不能盡事大之禮魯亦惟利是視莫知有字小之義也使魯

得逞志于邾莒則亦郜與根牟之續耳然邾莒見陵强大不能順事恕施戕鄫滅鄫俘鄅舍女狂悖若此乃施諸己而不願者則㖃㖃焉訴之大國亦獨何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十一

左傳紀事本末卷十二

詹事府詹事高士竒撰

小國交魯

以年序不以國序戎狄兵好俱附

隱公二年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

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桓公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 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特相

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　三年夏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　五年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實來不復其國也　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九年冬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十年春曹桓公卒　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　十七年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

人嘉之也　莊公五年秋郳犂來來朝名未王命也　二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其出曰歸于其　僖公十四年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二十三年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

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秋入杞責無禮也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　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文公十一年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郕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　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

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　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絶叔姬而無絶昏公許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絶也書叔姬言非女也　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十五年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　宣公九年滕昭公卒　十六年秋郯伯姬來歸出也　成公四年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　七年夏曹宣公來朝　八年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

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逆叔姬為我也　十三年五月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補逸　檀弓諸侯伐秦曹桓（桓當作宣）公卒于會諸侯請含使

之襲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我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十六年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

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附録昭公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公羊傳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

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為主乎國或為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為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

穀梁傳自夢者專乎夢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畔也以上附子臧讓國之節

成公十六年夏四月滕文公卒　襄公六年春杞桓公

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七年春郳子來朝始朝公也　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
公也　十八年春白狄始來　二十一年冬曹武公來
朝始見也　二十九年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三十一年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
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
從乎　昭公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
名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

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十六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皥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我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

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歴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雎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冦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

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十八年三月曹平公卒　三十一年薛伯穀卒同盟故書

臣士奇曰魯在春秋蓋積弱之國也主盟不若齊晉之强地勢不及秦楚之大徒以周禮在魯號稱望國其聲名文物所留餘猶足以繫小國之心動

遠人之慕如滕薛曹邾杞鄫郯紀郳犂牟葛介蕭之屬皆常勤享贄修朝禮即簒逆如桓穀鄧二國遠在方域之外猶不憚僕僕焉亦足見周公之恩在人而魯國之大可為也然諸小國來朝悉書于策而終不聞有一介之使往報其禮者豈春秋略而不紀歟又何其詳于齊晉宋衛之往來不以為繁也敬人者人恒敬之愛人者人恒愛之魯惟奄然坐大視小國之親已以為分所應爾而無足酬

答郎如杞侯之朝且以不敬見討而其他尚敢責其簡傲哉邦交人道之大倫往來天下之常理魯第視强弱為疎密直世俗之見耳使能存恤諸姬敬恭慰藉以勸來者而又能任賢修政發憤自雄則天下之望走將在于魯而周不其東乎惜乎魯之眛眛也若夫小國僻陋其不知有天子無足怪魯為宗邦悍然受人之朝而亦不能修述職之禮故經于小國來朝一切存而不削所以示譏也會

潛盟唐與白狄之來皆書之以為後世戒濟西道追而其效彰矣于洮遇防其事瑣褻無足道蔡季之賢子臧之讓皆可風也施父諗射姑之歎惠伯識滕成之涕不幸而言中也州實來而不復朱儒安而弗徇均自棄也郯子歷詳官制豈直與葛盧之識三犧美談千古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十二

左傳紀事本末卷十三

詹事府詹事高士奇撰

郊祀雩祭旱而不雩見災異視朔附

桓公五年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　閔公二年夏吉禘于莊公速也　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

備故也　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補逸公羊傳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

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則不祭也曷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為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

文公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

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二年春二月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

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六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　十三年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

補逸公羊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太廟于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牲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為盛周公盛魯

公羮犀公廩世室屋壊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修也
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　宣公三年春不郊
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襄公
三年秋大雩旱也　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
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
從也　八年秋九月大雩旱也　二十八年秋八月大
雩旱也　昭公六年秋九月大雩旱也　十五年春將

禘于武宮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十六年九月大雩旱也　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旱也　二十五年秋書再雩旱甚也

補逸　定公元年九月大雩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為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

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為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

是以重之

春秋繁露大雩者何旱祭也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脅之為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為强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

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脅嚴社而不為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為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為不承親絶母之屬而不為不孝義乎

臣士奇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于王室賜以郊禘大雩之重祭如三恪得用先代禮樂葢殊典也伯禽之辭與否或辭而成王不聽皆不可知揆之大分必非人臣之所安者矣夫郊之為祭大報天而主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惟天子首出萬物覆幬

之所及照臨之所至其精氣無所不通故祭天而天神來格饗帝而上帝是歆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而百靈罔不攸會諸侯一國之主耳雖欲矯誣淫祀非分而𡨋𡨋有吐之者矣禘則禘其始祖之所自出諸侯以肇封為始祖廟數止于五若魯則祀周公而且不得祖后稷况所自出之帝耶大雩者天子雩五方上帝配以其帝周公不得配天已闕陪祀之位諸侯祈旱山川於上帝五人帝何與故

魯之郊禘大雩皆非禮也周公其衰夫子歎之矣郊之屢卜而不從正所謂神不歆非類者其卜而從亦偶焉耳魯人不知警悟力改前非而猶欲詹詹為三望之舉以塗飾耳目向使望必須卜河海有靈安見不如林放乎至因旱而舉不得為之盛祭祇足干天怒而致藴隆非旱備也經之書大因旱以顯僭與不時何與然則必龍見之月乃得雩餘月將坐視其旱而不恤乎穀梁時窮力盡之說

尤為謬戾莊公之吉禘過于速僖公之作主過於緩夏父之躋僖于閔武公之宜祧而猶禘失之諂閏不告月世室屋壞四不視朔失之慢僖公登臺以書雲物文公閏在三月傳譏其非禮葢至是而周禮之在魯者渺乎不可問矣

左傳紀事本末卷十三

左傳紀事本末卷十四

詹事府詹事高士奇撰

城築蒐狩

因事别見者不更載

隱公元年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　七年夏城中丘書不時也九年夏城郎書不時也　桓公十六年冬城向書時也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

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廏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　文公十二年城諸及鄆書時也　宣公八年城平陽書時也　成公九年城中城書時也　十八年築鹿囿書不時也　襄公十三年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昭公九年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定公十五年冬城漆書不時告也（以上城築）　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於郎書時禮也　六年秋大閱簡車馬也　昭公八年秋大蒐於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以上蒐狩）

臣士奇曰千仞之山跛羊能陵之以其迤也數仞之牆雖有賁育猝莫能越以其峻也城以保民奈

之何其可廢哉顧城本為民防患於未然而使之疲於工築棄本業而起愁歎則未然之患猶紆而目前之困已劇矣況登丘之呼亦足動衆梁伯之好適以資敵無城猶可無民將誰與國乎是以先王之愛城常不如愛民力一歲之中用民不過三日而又必以農隙之時使之手足寛然得以緣南畝仰事俯育兩無所憾而後本固邦寧也春秋凡用民無論時之合否皆書重民力也魯之城中丘

城郎皆以盛夏興役而延廏之新又當大無之後其為草菅民命全莫省憂昭昭簡策若夫襄十三年城防昭九年築郎囿皆在隆冬於時合矣而當時一欲早城一欲速成而臧武仲與叔孫昭子獨能為民請命不亦仁人之心乎然用民必書而費伯城郎不書新作南門不書左氏求其說而不得則皆曰非公命也竊謂不然隱公之始年猶未失政安有非公命而擅興大衆以城者至作南門近在

國都而公弗知隱其充耳乎聖人削之當自有故
不可求矣若乃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先王所以寓
軍政於四時之田而作其果敢之氣使之嫺於步
伐止齊諳於鼓鐸鐃鐲而蓄其威怒也然必有常
時有定所如魯狩大野而郎則非所蒐為春事而
紅則非時並非所且以紅之蒐考之是時公室衰
微魯國兵權半歸季氏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
乘掃境內以為此役季實主之於昭公何與違天

時易地利悍然直行其意之所欲以為凡可以非禮動民即用以犯上作亂而莫敢忤有如此蒐矣故先儒以此為季氏履霜之漸也吁城築民力所繫蒐狩軍政所關力當留餘於下政當操之自上其可不加之意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十四